

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考

李并成

(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河西走廊历史上曾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以至非洲、欧洲的必经孔道,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本文通过敦煌文献,对唐代河西走廊交通道路加以考证,认为唐代河西交通道路达到空前繁荣。

[关键词]河西走廊;唐代;交通道路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036-03

一、横贯走廊的东西交通大道

横贯河西走廊的东西大道,为唐代通往西域、中亚的主干线,其关乎唐代政治、外交、军事进退,以及国际贸易、文化交流诸方面甚巨。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所撰《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碣西区》,对其作过颇为系统详实的考证。但严先生未经实地踏查,难免有所疏误。

严先生首先考察了凉州以东的交通路线。凉州东南至长安,或取兰州,或取会州(今靖远黄河东岸)而往,有南、北两道。北道较之南道路途缩短200里,但平凉以西段较险峻。南道虽迂,但较平坦,且沿途较富庶。故唐人行旅似取南道者为多。严先生又考得,由凉州西北行经天宝县(今永昌西)、汉日勒故城,删丹县(今山丹)、甘州治所张掖县、建康军、盐池、福禄县、肃州治所酒泉县;肃州西北75里出故玉门关,经玉门县、沙头故

城、瓜州,至沙州。

严先生所论上述途经地点,笔者均做过实地考察。考得唐天宝县即今永昌县西寨古城;汉日勒故城即今山丹县峡口古城洼古城;唐建康军城即今高台县骆驼城;盐池并非严先生所指明海子湖,而是高台盐池乡盐池;唐禄福县即今酒泉下河清皇城;肃州西北75里的故玉门关即今嘉峪关市石关峡;唐玉门军即今玉门市赤金古城;沙头故城即今玉门市比家滩古城;唐瓜州即今瓜州县锁阳城,非布隆吉城;唐玉门关确在瓠芦河(今疏勒河,非窟窿河)岸边,即今瓜州县双塔堡一带。

另外,盛唐时张掖附近还置有巩肇驿,严先生漏考。该驿亦为元西城驿、明小沙河驿,位于今张掖市黑水国南古城。

经由河西走廊连接唐都长安与安西都护府的这条道路,不但为唐室控制西域、中亚之大通道,亦为国际

作者简介:李并成(1953~),西北师范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敦煌学研究。

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⑩吴洁生:《唐大震关考》,《历史地理》,1990年第7辑,第134~138页。

⑪⑫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二·陇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页、第46页。

⑬⑭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碣西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版,第361页、第364页。

⑮转引自《唐会要》卷68《关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碣西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85年版,第363页。

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秦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2页。

⑰⑱⑲⑳张国藩、赵建平:《丝绸之路陇坂古道考察散记》,《丝绸之路》,2001年第1期,第107~111页。

㉑范晔:《后汉书》卷6《顺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页。

㉒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陇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㉓陈寿:《三国志》卷9《夏侯渊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70~273页。

㉔徐日辉:《“陈仓渭水道”与街亭战役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6卷第2辑,第90~125页。

贸易、文化交流之大动脉。其交通价值之高,对于唐与西域、中亚、西亚之政治外交关系、经济供求、文化交流作用之大,诚如严先生所言,无愧为当时中国第一重要之国际交通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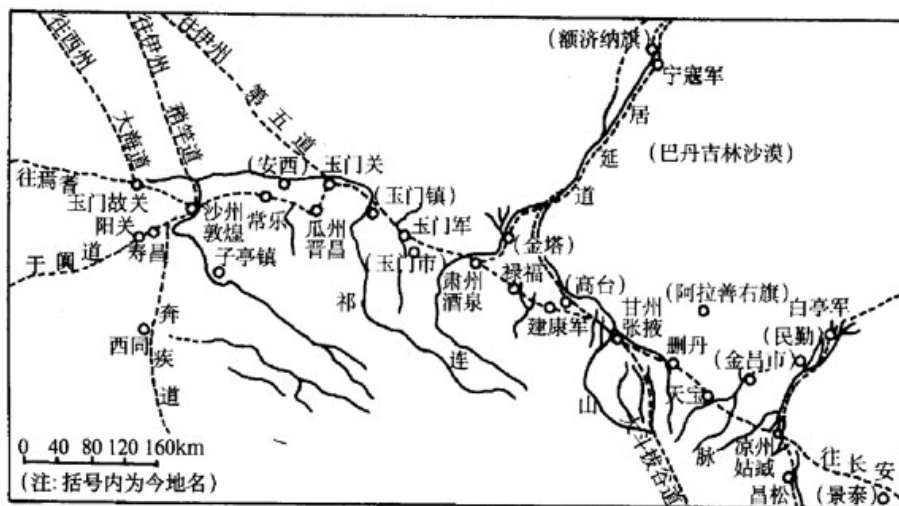


图1 盛唐时期河西走廊交通道路示意图

二、大斗拔谷道、白亭河道、居延道

与上述这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大道相交汇,唐代还有若干条略呈南北向的大道,将河西走廊与周边一些地区连接起来。(见图1)

(一)大斗拔谷道

由张掖斜向东南,沿洪水河、童子坝河河谷穿越祁连山脉扁都口(大斗拔谷),可直抵湟水谷地,将河西走廊与青海高原直接连接起来,其走向与今国道227线(西宁至张掖)略当。

(二)白亭河道

由武威向北,沿石羊河(其下游唐五代名白亭河)北行,经唐白亭海(今石羊河终端湖白碱湖一带),穿越腾格里沙漠北部可直抵黄河岸边。后晋天福三年(938),张匡邺、高居诲一行即是由此道前往于阗的。该道为河西走廊通往河套、北京乃至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一条捷径。唐五代以后依然兴盛,当地称之为包(头)绥(远)道。

(三)居延道

由张掖北出,沿黑河北行,经古居延绿洲(唐于此设宁寇军),可深入蒙古高原腹地,亦可由此东接阴山、河套,西连天山南北。《新唐书·地理志》“甘州张掖郡”条记载:“北渡张掖河(黑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所记即此道路。

三、以敦煌为中心的交通道路

唐时敦煌可东通中原,北通伊吾(稍竿道),西北通高昌(大海道),西通焉耆、龟兹(沿罗布泊北岸行,大碛道),西通鄯善、于阗(沿阿尔金山北麓行,于阗道);又

由敦煌西南行,过马圈,越今当金山口,经西同(今苏干湖)可通吐谷浑和吐蕃地(奔疾道,又名把疾道);又由敦煌东面的瓜州城出玉门关,西北可通往伊州(莫贺延碛道,又名第五道)。可见敦煌一带实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成为当时交通馆驿网络颇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很值得深入研究。

(一)瓜沙道

唐代瓜、沙二州间的交通道路、驿站及其变迁,敦煌遗

书《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所记最为详确。

唐代连接瓜、沙二州间的驿路曾使用过新、旧两道,其中旧道又先后有过山(常乐南山,今截山子)南、山北两条路线。高宗永淳二年(683)前,道由沙州东行,经州城、东泉、其头、无穷、空谷、黄谷、鱼泉七驿(截山子南麓),至瓜州常乐驿,再东抵瓜州;是年奉敕废无穷、空谷、黄谷三驿,而于山北置悬泉驿,由其头驿东经悬泉驿、鱼泉驿至常乐驿,或由悬泉驿直取常乐驿,再到瓜州;是为旧道山南、山北两种走法。至武后天授二年(691),“以旧道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于是于旧道之北改置新道:由沙州东北行,经州城、清泉、横涧三驿,又北行至白亭驿、东北行至长亭驿、东行至甘草驿、东南行至阶亭驿,再东行达常乐驿、瓜州。新道多因烽戍置驿,旧道诸驿遂废。(见图2)

于敦煌文书见,唐代对于丝路交通大动脉瓜、沙地区的驿馆建设极为重视,每条驿道乃至每所驿站的开置废弃,均须经由州刺史奏请皇廷,然后奉敕施行,驿路的选线、开辟、变迁既受地理条件(主要是水资源)的制约,又受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今天不少驿址仍存残垣断堦、驿侧烽燧或军戍遗址。驿址多呈方形,每边长30~70米不等,面积100~500平方米。有的驿址周围还发现古渠道、古耕区遗迹,反映了古今地理环境的变迁。今天全国保存的唐代驿址已很稀见,因而瓜、沙地区的这些古驿址在我国考古学以及古代交通通讯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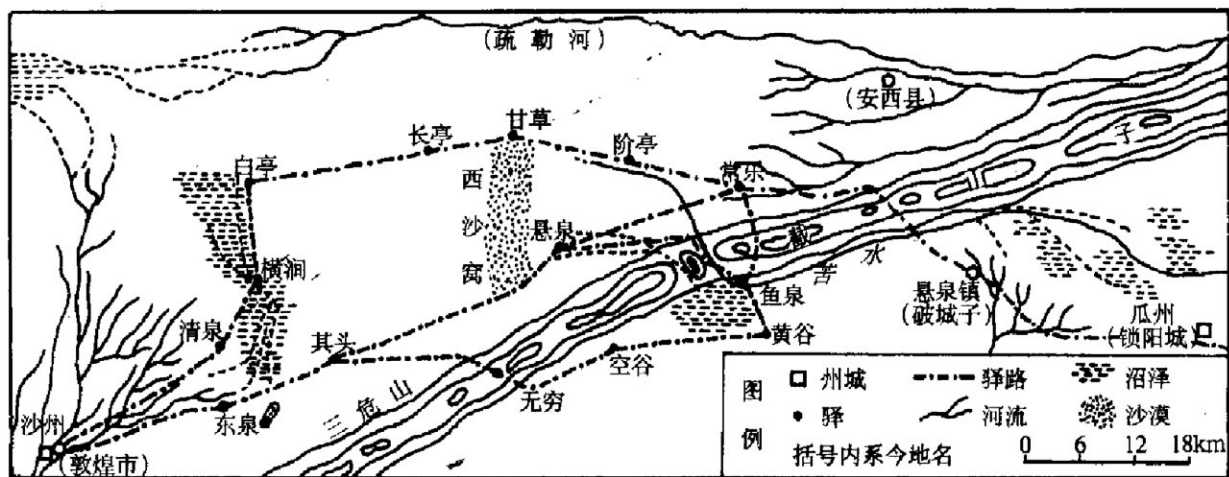


图2 唐代瓜、沙二州驿站示意图

(二)稍竿道

为沙州向北直达伊州(今新疆哈密)的道路,又名伊吾路。《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在“新井等驿”条下记:“奉如意元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稍竿道行。至证圣元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稍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随着路况安全等方面的变故,有唐一代稍竿道与第五道往往交替通行。(见图1)

(三)第五道(莫贺延碛道)

由唐瓜州向北50余唐里,出玉门关,折向西北经约800里的莫贺延碛至伊州(今哈密),又称莫贺延碛道。《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详记该道诸驿,初步考得该道约与今国道312线安西至哈密段走向近之,唐广显驿、广明戍即今瓜州县西北约50公里的白墩子城,乌山驿(戍)即今瓜州县柳园镇西南约7公里的红柳园古城,双泉驿(戍)即今柳园镇西北约35公里的大泉遗址,第五驿(戍)约在今大泉北30余公里处的马莲井一带,冷泉驿(戍)约在马莲井西北30余公里的星星峡一带,胡桐驿约为今哈密市沙泉子遗址,赤崖驿约在今哈密苦水之地。

(四)大海道

为唐代沙州径通西州(今吐鲁番)的交通大道。敦煌遗书(P.2009)《唐西州图经》记,西州通往各地有11条道路,其中大海道为东通中原必经的要途之一。大海

道的开辟可上溯至曹魏时期,北朝、隋代相沿未辍,唐代成为通往西域的主道之一,北宋以后废弃。

(五)于阗道

出敦煌阳关,沿阿尔金山北麓西南行,经若羌、且末等地,再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市)及葱岭以西。该道早自西汉即已开辟,为当时通往西域的南道,唐代仍在沿用。

(六)大碛道

唐代由敦煌西北行,穿过白龙堆(今库姆塔格沙漠)北部,经罗布泊北岸,再沿孔雀河而上,西抵焉耆及其以远,名大碛道。《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焉耆》:“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贞观六年(632),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

(七)奔疾道

出敦煌沿党河(唐甘泉水)河谷西南行,经黑山咀(唐马圈口)、西千佛洞、党河大拐弯处(存唐山阙烽遗址),折而南行,经沙枣园、沙山子、沙山沟、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城、长草沟,逾当金山口(存唐南口烽),复经苏干湖盆地(唐五代名西同),直抵柴达木盆地(唐五代名墨离川)及其以远。其路径与今国道215线大体吻合。该道将敦煌与青藏高原直接连接起来,亦是沟通蒙新与青藏的大通道之一,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严先生漏考。该道又名把疾道,或可称其为南山道。